



您的位置：学人论戏 - 邓琪琪专栏 - 正文 [\[返回\]](#)

台湾影戏剧本所反映出来的俗民信仰

4 | 194

作者：邓琪琪 来源：《文化遗产》2009年第3期 时间：2009-10-20 15:45:19 浏览：36次

台湾皮影戏属于中国三大影系“潮州影系”的一支，也是整个潮州影保存得比较完好的区域。无论是在传统维护还是创新发展方面，都有一定的成果展现。尤其在面临闽、粤两地剧本几乎流失的状况下，台湾皮影戏剧本更凸显其难能可贵的学术价值。皮影戏在2005年正式获得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得到了具体的保护，但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与研究范围尚不涵盖台湾地区。而在同年的9月期间，台湾“宏兴阁皮影戏团”与“光盐纸影戏团”均率人前往大陆参加“冀东油田杯中国唐山国际皮影艺术展演”，这两个团体皆获得了荣誉奖项。可见两岸的影戏交流已经露出一道曙光。遗憾的是，大陆学界对于台湾影戏的研究尚属空白。有鉴于此，浅见以为：研究台湾皮影戏剧本不仅可以掌握当地早期的历史发展与风土民情，且对于整个潮州影系流播地区的民间信仰亦可获得一定的认识。这是本文研究的目的与价值所在。

台湾地区很早就投入皮影戏的研究，相关成果也较为丰硕。计有吕诉上的单篇论文：《皮猴戏的沿革与台湾》、《台湾皮猴戏考》、《台湾皮猴戏史》、《台湾皮猴戏的发展》、《台湾皮猴戏的研究》等。石光生的单篇论文：《台湾皮影戏的历史初探研究》和《论张德成皮影戏“内台演戏记录”（1952—1967）反映的台湾内台戏剧场文化》；其专著有《皮影戏张德成艺师》、《皮影戏艺师许福能生命史》、《蔡龙溪皮影戏：文物图录研究》、《永兴乐皮影戏团发展纪要》及《中国仪式剧场艺术的发展与变革》。陈忆苏与卢彦光合著的《高雄县皮影戏五大戏团研究报告》，金清海的《张春天生命史》，以及邱一峰的《光影与梦幻的交织——许福能的生命历程》。硕士论文计有柯秀莲的《台湾皮影戏的技艺与渊源》，吴天泰的《台湾皮影戏剧本的文化分析》，陈忆苏的《复兴阁皮影剧本研究》，金清海的《合兴皮影戏团研究》，邱一峰的《台湾皮影戏研究》，陈樱仁的《台湾地区皮影戏剧本语言研究》。博士论文有彭锦华的《台湾庶民的艺术表述与历史实践——以东华皮影戏团为考察》，金清海的《台闽地区傀儡戏比较研究》。台湾著名学术刊物《民俗曲艺》第三期与第四期分别为皮影戏专刊，里面收录了法人施博尔在台湾所收购的剧本目录与关目。校园纸影戏有陈处世的《影偶之美》、《儿童纸影戏的制作与表演》、《影戏人生》，以及吴燕招等人的《光和影的制作——纸影偶的制作与演出》。

近几年，影戏论文开始从不同的专业角度切入，不再囿限于传统的文学研究。主要成果有钟荣豪的《多媒体电脑辅助教学学习成效之研究——以皮影戏戏剧为例》、林永昌的《高雄县校园皮纸影戏竞演剧本研究》，林美惠的《西游记的另类阅读——以皮影戏为例》，李美燕的《台湾影戏文化的传承、创新与推广——高雄县竹围国小皮（纸）影个案研究》，李婉淳的《台湾皮影戏音乐研究》，林宏泽的《从文化产业探讨地方文物馆的发展——高雄县皮影戏馆视觉设计规划研究》，陈淑汝的《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行销策略之研究——以皮影戏为例》，谢晓婷的《台北偶戏博物馆教育活动初探——以“皮影

子栏目导航

- ▶ 邓琪琪专栏
- ▶ 谢伯淳专栏
- ▶ 厉震林专栏
- ▶ 杨孟衡专栏
- ▶ 苏琼专栏
- ▶ 刘祯专栏
- ▶ 胡开奇专栏
- ▶ 高益荣专栏
- ▶ 李时学专栏
- ▶ 刘家思专栏
- ▶ 陈吉德专栏
- ▶ 夏写时专栏
- ▶ 桂迎专栏
- ▶ 杨伟民专栏
- ▶ 陈友峰专栏
- ▶ 黄振林专栏
- ▶ 元鹏飞专栏
- ▶ 顾聆森专栏
- ▶ 吴敢专栏
- ▶ 李祥林专栏
- ▶ 车锡伦专栏
- ▶ 阎立峰专栏
- ▶ 马建华专栏
- ▶ 王晓华专栏
- ▶ 孙柏专栏
- ▶ 胡金望专栏
- ▶ 苏子裕专栏
- ▶ 胡德才专栏

- ▶ 伏涤修专栏
- ▶ 林婷专栏
- ▶ 陈军专栏
- ▶ 吴保和专栏
- ▶ 叶志良专栏
- ▶ 叶明生专栏
- ▶ 吴新雷专栏
- ▶ 康保成专栏
- ▶ 徐大军专栏
- ▶ 谢柏梁专栏
- ▶ 陈维昭专栏
- ▶ 苗怀明专栏
- ▶ 袁国兴专栏
- ▶ 赵晓红专栏
- ▶ 孙书磊专栏
- ▶ 朱恒夫专栏
- ▶ 徐子方专栏
- ▶ 陆林专栏
- ▶ 陈美林专栏
- ▶ 范丽敏专栏
- ▶ 刘水云专栏
- ▶ 苏涵专栏
- ▶ 车文明专栏
- ▶ 周宪专栏
- ▶ 李伟专栏
- ▶ 俞为民专栏
- ▶ 陈多专栏
- ▶ 孙惠柱专栏
- ▶ 刘淑丽专栏
- ▶ 吕效平专栏
- ▶ 黄仕忠专栏
- ▶ 王宁专栏
- ▶ 解玉峰专栏
- ▶ 田本相专栏
- ▶ 廖奔专栏
- ▶ 吴戈专栏
- ▶ 周宁专栏
- ▶ 周安华专栏
- ▶ 赵山林专栏
- ▶ 黄鸣奋专栏
- ▶ 陈世雄专栏
- ▶ 彭万荣专栏
- ▶ 周靖波专栏
- ▶ 施旭升专栏
- ▶ 宋宝珍专栏
- ▶ 王兆乾专栏

戏”工坊为例》，陆彦诚的《台湾皮影戏角色造型研究》，邱丽玉的《台湾皮影戏偶服饰之研究》等。以上研究对我们了解台湾皮影戏的历史与发展皆有一定的帮助。近期尚有邓琪瑛的《影戏与巫术及佛教关系三题——以陆丰影戏为个案》、《台湾皮影戏“阿万师传说”的另一种思考》、《台湾“皮猴”与佛教》、《台湾校园儿童纸影戏的开拓与推广》等单篇论文，对于海峡两岸潮州影系的比较有初步的探索与收获。

台湾皮影戏因广泛地应用于酬神还愿与祈福禳灾的祭祀活动里，所以一向被视为典型的祀神产物。我们可以从大量的剧本里发现民间老百姓的人生哲学与信仰基础，其中最典型即体现在坚信神力且不可违拒的天命观，以及与巫、道、佛三教相互融混的俗民信仰上。

一 坚信神力且不可违拒的天命观

在一般老百姓的观念里，总以为小至个人，大至国家，冥冥中皆由天定，只有“天”才是万物的主宰。所以当一个人陷入困顿、遭逢灾变，只有借助神力才能脱困，最后才能扭转乾坤，否极泰来。

《孟日红割股》中的高彦真，并没有把高中状元的荣耀归于人为的努力，而是归因于天意所致。所谓：

当初寒窗，诗书苦读，天感天载，功名富贵皆天造。

高彦真的母亲杨氏因久病不愈，让身为媳妇的孟日红相当忧心，所以决定割股以疗亲。福德正神感其孝心，特来托梦打消日红的念头，并暗示她日后的前程与出路。他在梦中告诉日红：

孟氏娘子，你婆婆天数已定了，你今割股也是枉然了，待我奏知玉帝，你可往京寻夫，日后为居三光之位。

日红到了相府，被梁冀和秋香毒害，九天玄女立即赐丹将她救醒，而她救人的理由是因为日红即将降消愿满。

云头观看孟氏日红有难，进入相府被伊毒酒毒死，不免叫土地前去赐丹，待后日灾难已满，方可救得。

后来孟日红起死回生，乃至屡建战功，都是因为九天玄女鼎力相救所致。九天玄女为了惩恶扬善，特来开示日红。她说：

念我九天玄执掌三界，为恶者降之百殃，为善者降之百祥。正是人恶人怕天不怕，人善人欺天不欺。我看孟日红，被梁冀药酒毒死，身尸丢在后花园古井中，此妇人阳寿未尽，还有七七四十九阳寿，我不免命雷神，前去打出，将金丹放在口中，救伊回阳罢。

孟日红还阳后，九天玄女还指示她：

我赐你宝剑兵书，今有草寇机关作乱，你可改名玄妙英，前去祖逊元帅投充云云。

苏云在遇难之际，也是依赖玄女指引赠扇，才出现峰回路转的契机。玄女指示他：

我看你义气腾腾，实是难犯，只是灾星未满，不免赠伊仙扇一支，醒来方知其意。

苏云草房午梦，九天玄女亦前来托梦警示，并告诉他十九年埋名之危已经期满，必须乘坐所赐渔船过海，方能与一家团圆聚首。

我乃九天玄女是也，查得苏云一十九年埋名之危今于满了，他要往涿州难得过，我赐小渔船一只，助他过海，后来尉巷院中，夫妻兄弟母子相会。

《秦大游》里，即将被作为祭品而伤心欲绝的施红玉，也对自己的遭遇发出了命定的慨叹：

爹爹，想我一身亦是前定，容子拜别…唔！天尔在冥冥之中照见人间喜恶，念阮施家并无作恶，今旦遭此横祸，岂不鉴察鉴察！

《五虎平西·白鹤关》的狄青与强敌黑利互相对阵，也是靠北极上帝赐给狄青的两件宝物才得以脱困，最后黑利果然被狄青所败。

《秦始皇》一剧中，金子陵在分析了各国的情势与战况后，以这么一句话作结：六国归秦乃是天数注定。

他预料即使是大罗神仙孙臆，也不敢违逆天的旨意。最后孙臆只能自叹自责：想起六国归秦天数注定，可怜，我父兄皆死在诛仙剑之手，无奈吾孙臆不敢下山报仇，望父兄原谅吾，不孝之罪。

石光生先生指出：皮影戏在对待六国的处理上，一反正史的书写方式。这种乡野神怪式的叙事手段，将秦并吞六国的已知史实当作天命来处理，六国怎么败、名将怎么输都算非战之罪，因为秦国有天命。因为秦国有上天派遣的将领来协助。这种天命式的说法取代了正史上所谓暴秦的政治探索，也简化了复杂的战国局势的势力消长分析，变成简单的受天命的一方与非天命的一方对决。这种方式自然有利于连续段落式的编剧需要，也符合皮影戏所需的神怪变化效果，另一方面也可以见到民间信仰对于历史

- ▶ 胡星亮专栏
- ▶ 马俊山专栏
- ▶ 董健专栏
- ▶ 郑传寅专栏
- ▶ 郑尚宪专栏
- ▶ 邹元江专栏
- ▶ 刘平专栏
- ▶ 胡志毅专栏
- ▶ 陆炜专栏
- ▶ 朱栋霖专栏

的诠释，以神话传说的方式来对难以梳理的史实做出一番说法，由这些民间戏曲可以见到大异于史书的理解方式。

这种带有天命观的哲学思维，是台湾民间信仰的体现：“凡事由天定，人力莫强求”、“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”。台湾俗谚有云：“人在做，天在看”，人的一言一行，一举一动，都由至高无上的天神无时无刻地监督着，所谓“举头三尺有神明”，老百姓对于神力的无处不在，自然深信不疑。由小看大，个人乃至家国的命运兴衰、昌隆与否，无一不系之于天、定之于神。

“合兴皮影戏团”已故团长张天宝，在他三十六岁那年曾去学看风水，他认为“家道清贫，可能与风水有关”，因此去拜旗山林家湖先生为师，学成之后也以此为业。张天宝把家道清贫，完全归咎于祖先的风水，而不是人为的努力不够，这正是一种天命观的心理反映。

热门图文



演绎经典，震撼北 ..



山西师范大学戏曲 ..



古老的昆剧又过节 ..

站内搜索

按关键字 ▼

立即搜索

相关专题

- 台湾「皮猴」与佛教

二 巫、道、佛三教相互融混的俗民信仰

严格说起来，巫术并不能算是宗教，但在人类史上流传已久，可以说是伴随着先民演进而来的一种信仰方式与生活形态；它有一部分已经被道教所吸收运用，余则依旧停滞在原始巫术的阶段，或者为人类所摒弃。佛教为外来宗教，有极为严密的体系与教义，传到中土之后，逐渐融合了中国人的本土信仰，成为一种三合一的融混形态，我们称之为俗民信仰。这一部分在皮影戏剧本里展现无遗。为方便解说，笔者将其分为巫术与施法、梦兆与灵异、喜鹊与乌鸦、三魂与七魄、血池与地狱等五项加以举证论述。

（一） 巫术与施法

武戏的过关斩将，不乏有双方施术的巧妙变化。《五虎平南》中，段洪玉与狄青对阵时，就运用了拜斗之术围困狄青。

焚香诉起，拜告神祇。洪玉双脚跪在地，伏望神明相包庇，一炉香飘冲天去。唔！天地神明，日月三光，念我洪玉。今夜在此拜祷，非为别事而来。只因宋将来平南，并无良将去敌伊。我今用了拜斗之法，将营伍移到黑风山，绝断咽喉，全军尽送伏，蒙天地相包庇，一点鉴察应我身。

“拜斗”是道教独有的科仪，故段洪玉自称是用了“仙家法”。道教认为人之生死魂魄来源及归宿均在于“斗府”，人死后亦归于北斗，故“斗”为人的本命元辰。台湾经常举行“安奉拜斗斗灯”及“安奉太岁斗灯”仪式，为求趋吉避凶，平安顺利。剧中段洪玉所行的拜斗术，并非单纯的安奉仪式，而是一种邪术。

《定海珠》中，陆压真人设计剪除赵光明，也用了模拟巫术——施术给一种象征式的偶人（通常为纸人、泥人或草人）。假如施术者欲置偶人于死地，就代表某人已经死亡。虽然法术并没有直接接触到真实的肉体，但被加害者却一样可以感受到法力的致命威胁。

陆压（白）贫道自细（自幼）学习七箭定拜告拜斗之法，可用七盏灯火，造竹台，用草人一身写赵光明名字，七日一拜，到七七四十九天自然丧命。

接着马上摆香案，置草人，召三魂扶草人，用弓箭射草人。

陆压一边施法，一边唱道：

射你神头显赫时，一句真言送你身，是你自己来送，射两眼、七孔、中央射你灯火透心宫。射你手脚软辱了，再射一箭透两耳，送你一命归阴司。

模拟巫术以象征律（Principle of Symbolism）的原则确立。一般分成两种形态。一种是同类生死巫术，即上述所用的象征式偶人；另一种同类相疗巫术，这是最早的巫术医学产生的原则，即吃动物的某一部分，便能补救人的某一部分。所谓“吃脑补脑，吃肝补肝”，就是这样来的。

陆压显然先取得了赵光明的本命元辰，才能行“拜斗”之术，最后再施箭于象征赵光明的模拟草人身上，欲置赵于死地。人的生辰八字，通常不能轻易出示或泄露给外人知道，怕的就是被有心人拿去施术害人。

《郑三保下西洋金眼国》一剧，有两个很有趣的现象，即分别以男性生殖器与女性的月经作为破人功力的至上筹码。

- 关于台湾皮影戏”阿 ..
- 影戏与巫术及佛教关 ..
- 南台湾儿童影戏的校 ..
- 台湾校园儿童纸影戏 ..
- 台湾影戏剧本所反映 ..

十 0000

金角大仙被婢女黄凤仙的经期污秽布罩在头上破了法力，他很忧心地思索该如何反击：

贫道金角大仙，今早出阵，却被黄凤仙贱婢经期污秽布罩在头上，如同法官包红头一般，我兄弟炼有几年仙体，被伊用经期污秽布一洗，不能洗净，宝贝被经期污秽冲破，如何对敌？

结果他想到了一个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”的绝妙办法以对，即割下阳物裸露，让它吐出万丈烈焰。

我看贱婢果然厉害，待我赤身露体，割起阳物吐出烈火万丈。

不过金角大仙的法宝阳物，最后还是被黄凤仙的乌鸦给啄去了。

这一段剧情看似荒诞不经，但并非完全没有依据。

《圣经》“利未记”第十二章“生产妇人洁净的条例”第2、4、5分别记有女子月经方面的禁忌：

2 你（耶和華对摩西说）晓喻以色列人说：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，她就不洁净七天，想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。

4 妇人在生产流血不洁之中，要家居三十三天。她洁净的日期未滿，不可摸圣物，也不可进入圣所。

5 她若生女孩，就不洁净两个七天，像污秽的时候一样，要在生产流血不洁之中，家居六十六天。

经期中的女性，既然被视为不洁，那处理经血的月事布，自然最污秽肮脏，所以才会被身为男性的金角大仙视为畏途。

敦煌巫术里就有一类专门用来“护净”趋避女人的巫法。而金角大仙以自己的“阳具”喷火来击破黄凤仙，事实上也是一种巫术。只不过阳物所代表的是一种增强巫术，而非趋避巫术。

（二） 梦兆与灵异

梦，是一种相当奥妙的虚幻情境，也是俗民信仰里非常重要的一环。灵魂观念的产生，应与梦境有重要的关系。人们往往认为作梦是灵魂出窍，所以晚上临睡之前，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脸上的彩妆给完全卸干净，唯恐灵魂回来找不到自己的躯体而身亡。

《孟日红割股》中，福德正神就是利用托梦的方式，对日红出示天机。既然“梦”有这么大的作用，那梦境里出现的种种，是否也意味着对作梦者的暗示？民间经常流传已故亲人托梦，也有冤死者进入梦里鸣冤的案例，最后警方只好在半信半疑之下，依照指示来进行，最后竟然宣告破案。

台湾奇摩网站在2007年9月21日当天，报道了一则【里长得异梦 断掌男尸遭寻获】的社会新闻。这个事件发生在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市。17日当天，有民众发现一只断掌，正当警方还在苦恼找不到尸体时，20日就有民众发现一具断掌的男尸，经过比对两者确定吻合。而当地里长则表示，19日他才梦到1名陌生男子跟他要手掌，没想到今天就找到尸体，让他大呼不可思议。像这类梦境所显示出来与真实生活完全吻合的预警现象，我们称之为“梦兆”。影戏剧本即有不少关于“梦兆”的情节。

《高良德》里的农民郑田，在被董福打死之前，曾作了一个异梦。梦境里出现的是他被人打死的情景。巧合的是，郑田的妻子阿婆也在同一天里，作了一个和郑田一模一样的梦。关目中的“郑田得梦”，叙述的就是这个情节。

昨夜一梦甚蹊跷，梦见我身人打死，身尸拖在田岸边，想着骨头寸寸裂，念我郑田便是，昨夜前去撑水，在岸边打睡，做梦梦见我被人打死，不免回家，报乞阿婆得知机。

没想到他一回家把此事告知阿婆，阿婆立刻回答：

听你说此因依，使我心中暗惊疑，昨夜也是得此梦，字字相同无差异。

《崔文瑞》里的王钦在遭到张四姐杀害之前，也作了一个怪梦，还命家仆出来解梦。

念我王钦，为何昨夜梦见头上发一角？不知如何吉凶？不免叫家丁出来猜猜罢！

家童果然贴切地解析了他的梦。

阿舍，你梦见头上发一角，对顶面读落来（从上面读下来），刀用对。能脚（下面）读上去，用刀，那是发二角，凶多吉少！

“梦兆”多半与灵异结合，这也是影戏剧本富有宗教色彩之所在。《师马都》里，包公虽然没有从梦兆中得知机先，但他的马匹却在离自己不远的马都尸笼里停滞不前，此举自然引发了包公的高度疑虑。包公见状便言：

我的马有三不行：一遇宝贝不行。二遇贵人不行。三遇冤枉不行。吩咐四处寻伐来。

没想到这个灵异的马兆，最后居然变成了破案的关键。

不仅人可以从“梦兆”里预知机先，动物对大自然的灾异与环境的骤变，往往又比人类具有更敏锐的感应能力，所以我们可以从动物的自然反应看出事物的预兆。犹记1999年台湾遭逢九二一大地震，有经验的长者纷纷表示，在地震发生前的几个月，中部震央区就有许多蚯蚓从地面里无端地冒了出来，当时即有人预言台湾将会有大地震，果然不久就发生了灾情惨重的九二一大地震。

（三）喜鹊与乌鸦

民间相信看到或听到喜鹊的叫声，是一种吉兆；相反的，如果看到乌鸦或是听到乌鸦的叫声，则有不吉利的事情即将发生。

《高良德》里的李夫人在初遇义女桂英之前，曾看到喜鹊站在枝头上报喜，预示了李家即将有吉事发生。李夫人见状很愉快地说道：

相公上朝来返员，喜鹊枝头报喜啼，一去障久（这么久）未回返，不知朝中何事志？

《苏云》里，苏家一门即将否极泰来，郑氏和尼姑都同时听到了喜鹊的叫声。

尼姑（唱）昨夜佛堂诵经，只见灯花吉蕊，今朝出门抄化，又见喜鹊喳喳连声，唯愿此去应了吉兆，了夫人，喜吉在眉梢，团圆会定在今朝。

郑氏（唱）是了师母，昨夜佛堂诵经，只见喜鹊喳喳，唯愿此去应吉兆，了师母，喜吉在眉梢，团圆会寺门升表。

《秦大游》中，施振全入齐遍寻献祭的美女，施红玉在家声闻乌鸦叫声，不久便传来父亲买不到美女的坏消息。

乌鸦门前叫声啼，想口只事泪如丝。

《高良德》中，良德在被阿婆诬陷的同时，就听到乌鸦连声喧叫。他一见状立刻表示：

乌鸦连声啼，鹊噪来喜，鸦鸣祸机，速速回家无延迟，乌鸦臭口勿听伊。

（四）三魂与七魄

影戏剧本也有不少关于“三魂七魄”的情节。如《孟日红割股》里，阎王放日红还阳时就对她说了这么这一段话：

孟氏日红，梁冀共你冤，本皆掠来对审，但伊阳寿未终，况你还有四十九阳寿。我今将你三魂放回，一魂见你丈夫，一魂鬼门关与你婆婆相会，一魂古井中回阳去罢！

《狄青平南》中，孔明欲指点狄青，也说了这样一段话：

本神，三国时代诸葛孔明。在武侯庙算知左辅星狄龙、焦廷贵被陷纯阳阵，我想要破此阵为难，待我引狄青三魂七魄到来指点，令青衣童子，引狄青三魂七魄。

魂魄说起源于中国，东汉的道书已经有三魂七魄的名称。后世有关三魂七魄的名讳，大抵沿袭魏华存所授《灵书紫文》之说而来。三魂七魄与世人生死的关系：六朝道经说，人在生时，魂魄在肉体，魂肝魄肺；人死后，魂魄亦随人在，只是肉体不存在而已。近世台湾民间流传人死后魂魄各自分散，七魄附枯骨，三魂分别依附在神主牌、墓地、阴间三处；台湾民间黄万居编纂的《道教三清道源》说：“人死后，则魂气归于天，形魄归于地。三魂各有去处：一魂附于神主牌，一魂留在墓中，一魂羁押于阴间；魄则附于枯骨上。”（1995年台中易升企业社刊赠版）三魂七魄究竟归于何处？尽管众说纷纭，人们却对其深信不疑，所以它们最终的归属，也是可以不断产生变化的。如孟日红的三魂，就可以被阎王随机地分遣至三个不同的处所。

（五）血池与地狱

《孟日红割股》中，对于杨氏死后被冥判的细节，有一段相当深刻的渲染。其中运用了两个关目“阎君判断”与“鬼门关相会”来描绘杨氏遭受血攻之苦以及食泥沙、睡铁床的受炼情形。笔者从台湾影偶展看到了一部分与地狱审判有关的皮影实物，例如：地狱图，受斫刑，下刀山等，证明剧本中与地狱有关的情节，应该不少。

“阎君判断”中，位于第五殿的阎罗天子令判官查看杨氏在世的所作所为，判官回报曰：

杨氏食了产血，皆受血攻之苦，念伊霜守教子成名，降落霜居。

杨氏便被带往鬼门关。不久日红来到鬼门关欲见杨氏，却遭到鬼卒的为难。鬼卒命令杨氏得说上一

段父母养儿恩，才准许让她们婆媳相会。杨氏唱了一句：

来到阴司里，血盆最难熬。

“鬼门关相会”里，杨氏对日红哭诉了自己在地狱的种种痛苦与折磨，并嘱咐日红回阳后，务必请道士替她超度，好让她的灵魂早日升天，免除地狱之苦。她还叮咛日红回阳后要行善事，不可为恶，免得像自己一样惨遭果报。

儿你看，刀山剑势，鲜血淋漓，牛头马面似虎杜威，拖牵扯上，枷锁不离，日间拷打，夜来禁治。你婆婆食的是泥沙，睡的是铁床，似等坐井观天无了时。你若是回阳世，请了几个名师道士，超度我的灵魂升天，我在阴司多多感谢。…你若回阳行善事，不可行恶，责紫阴德，如你婆婆妾是非。

血池与地狱的观念源于佛教，后为一位名为淡痴的道士所融会吸收，著成了善书《玉历宝钞》，在民间广为流传。淡痴的生平不详，有人说他是北宋人，有人认为他是辽国人，又有人说该书的作者应该是明清士大夫或乡绅阶级。根据台湾流行的《玉历宝钞》说法，该书确实源自于淡痴道人，而由其弟子勿迷道人流传出来，盛行于清代。

《玉历宝钞》对血池的因缘与民间谬传的观念，各作了一番解析与勘正。民间谬传主要肇因于误闻道姑之言，其说为：

皆因妇人生产有罪，死后入此污池。谬之甚矣！

杨氏所受血池之苦，即源于民间道教信仰的“妇人生产有罪”。事实上，女人生产乃天经地义，怎么可能发入血池受罪？发入血池的罪过分别有：生产未过二十日，即近身并灶，洗涤衣袄，晾晒高处者；犯禁交媾者；心存不敬、宰杀生灵，以至于血溅厨灶、神佛庙堂、经典、书章、字纸、一切祭祀器皿者。但只要阳世能有亲属立愿，代为戒杀、买命、放生，数足之日，斋供佛神，礼拜血污经忏，方可超脱其苦。

在佛教教义里，杀生的确是最重的罪业。释迦牟尼佛有言：“一切罪中，杀生食肉，其业最重”，更何况把生灵血污溅染至厨灶、神佛庙堂等讲究卫生与神圣的地方。不过，佛家在惩处之余，更有积极的救赎观念供世人取法。例如：戒杀、放生等。这一点与道教有很大的不同。

剧中的阎君为“十殿阎君”中的五殿阎罗，专管人间善恶之事。《玉历宝钞》对十殿阎君的介绍十分详细。计有：第一殿秦广王，第二殿楚江王，第三殿宋帝王，第四殿五官王，第五殿阎罗天子，第六殿卞城王，第七殿泰山王，第八殿都市王，第九殿平等王，第十殿转轮王。十殿阎罗即台湾民间信仰里专司阴府的行政神。杨氏描绘在地狱所受之苦：“刀山剑势，鲜血淋漓，牛头马面似虎杜威，拖牵扯上，枷锁不离，日间拷打，夜来禁治。你婆婆食的是泥沙，谁的是铁床。”即典型的地狱写照。

台湾民族艺师——张德成的新编剧本《济公收妖》，也有一段描写地狱的情节。道德真人与济公联合收妖的锦囊妙计，就是让十殿阎罗的鬼役来拘拿其阴魂。

济公（白）我马上烧灵符，请第一殿秦广王驾前将军来“捉鬼”。

这个方法果然奏效，牛头马面收尽妖魂之后，回以济公道：

是啦！马上带回阴司审判；若好人就送到第十殿投胎转世；若是作恶随身者，入台照过“月镜台”之后，送到第二殿用刑受苦。

牛头马面为何要将好人送往第十殿去投胎转世呢？《玉历宝钞》所载第十殿即有此职能。

十殿转轮王专司各殿解到鬼魂，分别核定：发往四大部洲何处、该为男女、寿夭、富贵贫贱之家投生者，逐名详细开载。

这里所提到的“月镜台”，其实是“孽镜台”。所谓“孽镜台前无好人”，押赴多恶之魂，自见在世之心之险，死赴地狱之险。入台照过之后，批解第二殿，开始发狱受苦。影戏剧本所反映的血池与地狱，确实有所依据，并非艺人凭空捏造，此即来自民间广为流传的《玉历宝钞》。

皮影戏剧本里所出现的例子，绝大多数取材于民众的实际生活，而民众的生活又无时不受到宗教信仰的制约与影响。笔者在广东采访潮州“金石龙阁木偶剧团”时，意外发现当地的住屋大门口都嵌有一个很大的八卦图案，据悉是由风水先生指示用来避邪的。台湾有些住宅的正门口也有小型八卦镜的配置，据说只要房屋正对着药房、电线杆，都必须在门前安放一个八卦镜作为趋避。可见这种看不见的超自然灵力，还是深深地主宰着民间的老百姓。

在科学昌明的二十一世纪里，我们还是可以从台湾皮影戏的剧本当中，发现不少可资印证的事例；进一

步推究，这些看似虚幻不实的神鬼信仰，事实上都有相当可靠的民间基础，它的来源正是农业社会的俗民信仰。

(戏剧研究——国内第一家戏剧研究学术网站)

[返回](#)

[打印](#)

责任编辑: admin

相关信息

- 《王歧怕老婆》（皮影戏 敬家班版）
- 《王七怕老婆》（皮影戏 史呈林版）
- “影戏”意识的蜕变——中国早期电影脚本文体意义探询
- 讲故事的技巧——电影戏剧式结构初探
- 影戏与巫术及佛教关系三题——以陆丰影戏为个案

Copyright © 2002-2003 [中国戏剧网] Finish All Rights Reserved

地址: 厦门市海韵园科研楼 (2) 201

联系电话: 0592- 传真: : Email:

页面执行: 109.375毫秒

xx[xx.Net]网络技术支持

闽ICP闽备06011007